

政治

# 欧洲反导问题与美俄关系 “重启”的前景

张万里

【内容提要】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提出“重启”美俄关系。从一段时间美俄关系发展的状况来看，“重启”取得了一定积极的成果，但两国在欧洲导弹防御合作问题上难以消除的深刻分歧，造成“重启”进程缺乏实质进展并构成美俄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甚至可能会危及“重启”已取得的成果。美俄关系“重启”不力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双方战略目标相悖。未来这一问题仍将存在无法解决的可能，美俄关系很有可能会回到低烈度对抗的轨道。

【关键词】美俄关系 “重启” 欧洲导弹防御 前景

【中图分类号】D83/87.5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 (2012) 01-0022-0006

奥巴马政府推动的美俄关系“重启”是在世界权力结构发生急剧变动，恐怖主义、核扩散等威胁加大，西方经济陷入严重困境，全球秩序重新洗牌等背景下进行的。对美国来说，“重启”的主要任务是在核裁军、反恐等紧迫的国际、地区和双边问题上进行务实合作，而“重启”的根本和长远任务是试图将美俄关系从新冷战对手转变为战略合作伙伴，以应对未来两国可能面临的共同挑战。对俄罗斯来说，“重启”的主要目的是改善因俄格冲突而僵化的俄美关系，恢复东西方关系的平衡，反对恐怖主义，为经济现代化寻求支持等。到目前为止，美俄关系“重启”已经取得了三项主要成果：双方签署并批准了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俄允许北约过境俄领土向在阿富汗作战的北约军队运送不包括武器弹药在内的给养；俄改变一贯立场，对制裁伊朗的安理会 1929 号决议投了赞

成票，并停止向伊朗销售俄军 S-300 防空导弹和其他武器。此外，美国事实上停止了北约东扩并同意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俄罗斯则没有阻挠西方国家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美俄在核能合作方面也取得突破。由于这些因素，相比于俄格冲突后美俄两国处于直接军事对峙边缘的状况，美俄关系确实大有好转，以至于美俄双方都认为“重启”取得了巨大成功。在美国，“重启”更与本·拉登被击毙一起被捧为奥巴马对外政策的两大成就，成为奥巴马 2012 年竞选连任的最大资本。然而，美俄在欧洲导弹防御合作问题上难以消除的深刻分歧却使得上述成就的意义大打折扣。反导问题造成“重启”进程缺乏实质进展并构成美俄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甚至可能会危及“重启”已取得的成果。事实上，在俄美之间尚无法建立起真正的相互信任的背景下，奥巴马所期待的美俄关系的全面

【作者简介】张万里，辽宁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所副研究员。

“重启”很难真正实现，梅德韦杰夫所期待的俄美之间全面的现代化伙伴关系也难以真正付诸实践<sup>①</sup>。

## 一、美俄在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合作问题上的矛盾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仍保有庞大的核武库，成为美国称霸世界的最后障碍，消除俄核威胁便成了冷战后时代美国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20世纪90年代初，克林顿政府曾考虑基于美国的战略优势与俄建立新的战略关系，为此承认俄罗斯为苏联唯一继承国，并帮助叶利钦政府从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手中收回了核武器，期待俄罗斯会迅速将其战略核武器减少到在美国看来安全的水平，但美国的期望落空。早在1991年美国的导弹防御法案就宣布优先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1999年，克林顿提出修改1972年美苏《反导条约》，并威胁如果俄拒绝，美国将退出该条约。美国表面上的理由是伊拉克、伊朗、朝鲜、利比亚及巴基斯坦对美国的导弹威胁越来越大。

小布什上台后，计划在波兰建立导弹拦截装置，在捷克建立雷达预警基地，为此于2002年单方面宣布退出《反导条约》。2007年美俄双方围绕美国在波捷部署反导基地（美国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之外的第三地）发生了外交冲突。俄反对“导弹防御”不仅是因为它削弱了俄战略核武器的威慑力，而且因为“导弹防御”使俄罗斯在欧洲核心安全问题上不得不靠边站，俄担心自己对欧洲事务的影响力受到限制。布什任内美俄围绕“导弹防御”问题争执不休也使得美俄新一轮削减战略武器谈判一拖再拖，无法按期达成协议。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债务负担沉重的美国已无力维持庞大的核武库，同时20世纪80年代前期制造的核弹头已到退役期限。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政府借机提出美国核战略转型：提出“最低核威慑”概念，大幅度减少战略核武器，以减少核武器维护费用；在削减进攻性核武器数量的同时，加大导弹防御武器和高精度常规武器的研制，利用技术优势建立核武器攻防体系，继续保持对对手的优势，谋求自身的绝对安全。“战略防御系统”是转型后的美国核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照顾俄方对美国在靠近俄西部边界的波兰和捷克部署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感受，2009年9月奥巴马宣布放弃布什政府将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一部分部署在波兰和捷克的计划，将其改头换面为以美国拟建

立的反导系统为核心，将北约目前的导弹防御系统加以整合，变成由北约牵头的所谓“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在美俄第三轮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3）谈判中，俄要求条约中须明文规定反导问题与削减战略性武器相关联，对发展战略导弹防御进行限制，而美方则坚决拒绝。最终双方妥协，在条约序言中写入“进攻性战略武器与反导系统挂钩”的字样。然而，2010年12月美国参议院在通过批准START3的决议上附带了几项条件：对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和美国核现代化无任何限制，与俄就削减战术核武器展开谈判。这无异于根本否定双方签署条约时达成的谅解。“导弹防御问题无异于是镶嵌在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重启’政策中的一枚定时炸弹。”<sup>②</sup>

欧洲导弹防御系统的推出引发了俄美间新的矛盾和争议。如果这一系统开发出来，到2018年美国就能在波兰部署的拦截导弹拦截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基弹道导弹，其拦截区域将覆盖整个俄乌拉尔以西国土。导弹防御系统将会对美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2020年美国完成导弹防御系统部署后，俄美攻防力量将失去平衡，美国可以在任何时候将所谓的防御系统变成进攻性武器，俄将无法实现与美国的相互确保摧毁。如果美俄政治关系届时恶化，美国的技术优势可能被用作政治胁迫工具。因此，俄视北约导弹防御系统为对其核威慑力量的根本威胁，事关俄联邦战略安全、主权、独立及其世界大国地位。俄国家杜马在批准START3时声明：如果美国导弹防御系统扰乱了核导弹领域的实力平衡，俄可能退出该条约。

为安抚俄罗斯并抵消俄2009年提出的被北约看做是“为了部分遏制北约活动”的新欧安条约建议，在2010年11月北约里斯本峰会上，北约邀请俄参与建立北约牵头的全欧导弹防御系统。俄罗斯一改之前反对在欧洲建立任何反导系统的立场，对这一倡议表示赞同，并提出与北约共建单一的分区导弹防御体系的建议：俄将负责拦截通过其领空射向北约国家的导弹，而如果俄罗斯成为导弹袭击目标北约也将负责拦截。如果美国和北约同意这项建议就意味着，俄军官将驻扎布鲁塞尔指挥和控制中心，与美国和北约拥有同等的按动拦截导弹按钮的权利，俄将得到美国早期预警的所有数据和包括美国系统构造在内的其他敏感

<sup>①</sup> 吴大辉：《俄罗斯寻求现代化联盟以及对中俄战略协作关系的影响》，载《俄罗斯学刊》2011年第3期。

<sup>②</sup> Stephen F. Cohen: Obama's Russia 'Reset': Another Lost Opportunity? The Nation, 6/1/2011.

信息,这些是“他们通过间谍活动所得不到的东西”<sup>①</sup>。

北约以《华盛顿条约》第五条规定为由拒绝了俄方的建议。该条款规定,北约成员国对自身安全负有集体责任。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称北约不需要他人帮忙保护其成员国领土。北约建议建立可交换情报的两个独立系统,这在俄看来“没有任何作为联合系统的防御价值”。奥巴马在多维尔八国集团(G8)峰会结束后在波兰向东欧盟国保证,美俄导弹防御体系合作并不是指北约将会把哪怕是部分控制权让给俄罗斯。奥巴马说:“北约拥有对其防御能力绝对控制权仍至关重要,这是北约的原则之一。”而据俄驻北约大使罗戈津报告,有影响的美国议员反对在北约计划的欧洲导弹防御系统方面与俄合作,“他们毫不隐瞒这个系统将是针对俄罗斯而不是中东某些拥有神秘导弹的国家这一事实”<sup>②</sup>。俄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求美国作出北约反导系统不针对俄的法律保证,还提出要掌握拦截导弹数量、部署地点、雷达站数量和作战范围、导弹拦截参数算法等信息、在发生危险时相互通报的程序等要求,但也遭到拒绝。2011年5月法国多维尔G8峰会期间的美俄总统会谈和7月初俄—北约索契峰会都未能就导弹防御合作问题达成一致。对此,立场亲西方的俄著名学者费·卢基扬诺夫评论称北约与俄罗斯在该领域的合作已经死亡<sup>③</sup>。

就北约与俄罗斯导弹防御合作而言,所谓美俄关系“重启”更像是一个战略欺骗,俄在导弹防御问题上已经钻进了美国布设的圈套:本来俄反对美在欧洲部署任何反导系统,但美国提出“重启”后,渴望与西方改善关系的俄罗斯改变了立场,从反对变成谋求合作,这就等于默认了美国计划的合法性或同意了美国的计划,至于俄同不同意美国的合作方式都丝毫不会妨碍美国的行动了。当然,俄也可能是出于无奈:俄承认本国对欧洲安全问题的影响能力在逐步下降,既然无力阻止就争取参与其中。

美国坚持要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一方面是保持对俄战略优势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美国对欧洲大西洋共同体解体的忧虑。自俄法德三国为反伊战联合起来和俄恢复为欧洲主要能源供应国以来,俄欧关系一直在发展。俄与法德等国的关系不仅未受俄乌能源战和俄格冲突的影响,而且通过北流、南流两条新的战略天然气管道和共同开发北极油田等得到进一步巩固。根据维基解密披露的美国外交电报,俄格战争后北约内部在对俄问题上形成了两派,一派由德国领导,由法荷西挪葡五国组成。这六国反对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担心进一步东扩将使北约与俄发生

碰撞。另一派由美加两国领导,主要包括一些前华约成员国和波罗的海三国。另外,英意丹希土五国保持中立<sup>④</sup>。北约内部的分歧使美国对俄战略遭遇破坏性影响,如果德法两国支持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那么“颜色革命”就不会这么快失去势头。

美国对德国寻求军事和政治独立的动向高度警惕。2010年2月德国在比荷卢挪四国支持下,对美国提出了撤回在其领土上部署的战术核武器的要求。德国也没有参与2011年3月以来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由于德国对天然气的需求和俄充足的出口能力,特别是在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德国政府决定在2020年之前关闭本国所有核电站,德国对天然气的需求量将进一步增加,德俄伙伴关系将更加紧密。德国近年来在欧盟的领导地位日显,其对整个欧盟对外政策的影响不言而喻。加之北约内欧洲成员都不同程度地深陷危机,出现与美国离心离德的倾向。一旦俄倡议的新欧洲安全条约被欧洲接受,俄对欧洲的军事压力解除,欧洲脱美趋势将进一步加大。

美国霸权的支柱之一就是以北约为核心的强大的联盟体系。为了维持这个军事同盟的存在,美国需要利用“俄罗斯威胁”。北约防务学院研究部主任卡尔·海因茨坎普写道,“俄罗斯威胁论”可以再次充当该联盟存在的主要借口,因为让该集团在欧洲大西洋地区以外进行大规模行动,把重点放到恐怖主义、海盗、毒品或网络攻击等新威胁的转型尝试都失败了<sup>⑤</sup>。而俄对欧目标与美正好相反,俄谋求通过与欧洲建立“垄断性的油气供应链关系”,积极利用能源战略与北约重要成员德法意构筑稳定的双边关系,借此分化瓦解北约一致对俄的战略,使其在政治上、安全上无法对俄形成威胁。因此,美国必须阻止欧俄接近。本来国会要求奥巴马政府就减少俄占有极大优势的战术核武器问题与俄展开谈判,但是俄提出要求澄清《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七条关于在盟国境内部署核武器条款的措辞,美国认为这是俄试图利用美德分歧,削弱美国在欧洲的核存在。因此,美国并不急于与俄展开战

① Ariel Cohen, Russian Reset a Cold War Restart, The National Interest, 8/8/2011.

② V.Vorobiov:ROGOZIN LEARNED IN WASHINGTON THAT THE U.S.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SYSTEM WOULD BE TARGETED AT RUSSIA, Rossiiskaya Gazeta, 6/29/2011.

③ Jacob W. Kipp:NATO-Russian Discussions Fail on Missile Defense, Jamestown Foundation Eurasia Daily Monitor, 6/21/2011.

④ M.Bagratiuni:Russia and the 2010 NATO Strategic Concept: New Era of Partnership or Wishful Thinking? www.cdfai.org, 4/2011.

⑤ M. Troitsky:Containment Must Be Overcome,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9/25/2010.

术核武器谈判。“导弹防御”无疑也是出于同样的需要。正像一位著名的俄防务问题评论员所说,欧洲导弹防御倡议是美国在北约重新掌握领导权的一个尝试。欧洲导弹防御是关于一个并不存在的威胁的政治大戏,更多的是要影响欧洲人而不是为了吓唬俄罗斯人<sup>①</sup>。

这样,梅德韦杰夫2010年11月宣布俄可能参与北约的导弹防御计划,原本被捧为“重启”成功的又一例,却因美国和北约不愿给予俄对这个系统的平等控制权而变成了美俄之间无法调和的纷争。此外,美俄之间还存在着其他尖锐分歧:美国仍未放弃北约东扩,美国和北约不支持俄罗斯提出的新欧洲安全条约,双方在削减战术核武器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美俄围绕中亚能源及其输线路控制权以及地缘政治主导权一直进行着激烈的较量,最近围绕着中东危机特别是叙利亚局势,俄美因立场不同又产生新的矛盾。

## 二、美俄分歧难以解决、美俄关系“重启”不力的原因

导弹防御问题的僵滞,说明美俄关系仍未跳出以相互核威慑为基础的冷战时期的框架。“重启”在性质上很像冷战时期以核裁军为主要目的的美苏关系“缓和”,它只是有选择性地在一些问题上进行务实合作,而不是在理解与互信基础上的真正关系正常化。相反,START3和军控进程等管理战略敌对的工具的使用再生产和强化了美俄之间的敌对关系。当然,俄美仍将努力就反导达成妥协,但“重启”政策的宗旨,即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将双方关系拓展到军控领域之外,达到新水平,却很难体现了。

美俄分歧难以解决、美俄关系难以真正“重启”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奥巴马的对俄战略与前任没有根本的不同。他把美国国内政治中“赢家通吃”的规则运用到对俄关系上,错误地认为因“冷战失败”而被削弱的俄罗斯,只能按美国规定的条件发挥大国作用。所以对俄采取“选择性合作”的做法,只寻求俄对美国利益的支持,却无视俄的切身利益,以为俄为了与美国的伙伴关系会作出单方面让步。20世纪90年代以来克林顿和布什所奉行的这种方法,导致俄越来越强烈的不满,但奥巴马政府还继续坚持。奥巴马在阿富汗和伊朗问题上得到了俄方的合作,却不顾俄方强烈反对拒绝在靠近俄边界地带部署反导系统和继续北约东扩两项政策上作出让步。

这种认识导致美俄两国对“重启”的理解南辕北

辙。无论是奥巴马还是作为其顾问的克林顿时期的官员都不承认美国对独立后的俄罗斯政策有任何错误。相反,几乎整个美国政界都指责俄罗斯,特别是普京,称美俄关系是被普京的“反民主和新帝国主义日程”所摧毁的。认为从新世纪初以来俄在世界政治上的主要行动——包括反对美国攻打伊拉克,反对北约东扩和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促进与欧洲、亚洲和中东国家的能源关系,军事干涉北高加索,都是与美国的意图针锋相对的。当然美国也有持客观立场的学者承认美俄关系的恶化并非始自普京执政而是从1994年美国决定北约东扩时开始的。奥巴马政府的态度意味着“重启”的成败“取决于俄罗斯人”,“莫斯科的思维必须改变”,而不是华盛顿的思维<sup>②</sup>。与美国相反,梅普二人坚定地认为美国应当对两国关系的恶化负责。他们指责华盛顿不断地欺骗莫斯科,违背承诺将北约不断地向俄边界推进。尽管保证“北约与俄罗斯的友谊”,但奥巴马政府无视俄罗斯设定的红线,一再申明支持格鲁吉亚加入北约<sup>③</sup>。

反导问题难以解决、美俄关系“重启”不力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双方战略目标相悖。无论是奥巴马的外交变革,还是俄外交新政,各自的战略目标都没有变。美国依然是全力维护自己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对俄罗斯既利用又防范,害怕其重新强大起来,成为美国称霸世界的障碍。对于俄想要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想法,美国坚决不同意。在其看来,国内生产总值仅排世界第十一、军费开支仅排第五的俄罗斯凭什么要求另眼相待?并且西方认为,即使在克里姆林宫的思维当中,俄对西方的需要其实远远超过其对中国需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俄对西方的需要也远远超过西方对俄的需要。

俄则不想成为二流国家,其追求的中心目标是力图在变化的世界格局中重振自己的大国地位,成为独立的权力和影响力中心。俄不论是精英还是普通人都认为,“在21世纪他们的国家除了超级大国角色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值得担当的角色”<sup>④</sup>。俄罗斯在普京的治理下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一个虚弱和内向的国家,变成能够利用所拥有的经济、军事和外交手段捍卫其国际威望的“准”强国。普京的目标是依托“欧

① Russian Experts Disagree On Missile Defense Guarantees,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7/14/2011.

② Stephen F. Cohen: Obama's Russia 'Reset': Another Lost Opportunity?

③ A. Tsygankov: Rethinking the Reset, Moscow Times, 7/01/2011.

④ N. Spasskiy: The Island of Russia,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6/22/2011.

亚经济联盟”到2020年让俄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和多极世界格局中的正式一员。虽然俄不一定想与西方作对,但只要其保持独立就不符合西方的利益。俄罗斯的大国雄心与美国的战略意图因此发生了冲突。

美国虽然想把俄变成自己的战略“小伙伴”,但美国不准通过向俄让步或放弃对俄目标来实现,而是意图通过扶植俄国内的亲西方派和挑动俄精英的内斗、再次和平演变俄罗斯来实现。美国垄断资本集团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对俄的根本目标,就是彻底改变俄政治制度,让俄国家权力退出对经济和资源的控制,放弃对俄安全 and 经济生存空间的控制,消除妨碍西方垄断资本向欧亚扩张的障碍,并最终由其支配俄罗斯天量的资源。这正是普京与西方斗争的焦点和美俄矛盾的根源。

美俄矛盾具有不可调和性,虽然冷战早在20年前就正式宣布结束,但美俄却仍在为相互间可能使用核武器的局面作打算。两国仍像冷战时期一样以核武器威慑对方是双方之间矛盾不可能调和与两国之间终极不信任的证明。这种关系是无论削减多少件核武器都无法改变的。

### 三、欧洲导弹防御合作的命运与美俄关系“重启”的前景

随着2012年美俄总统选举的临近,“重启”政策在两国尤其是美国面临越来越大的国内压力。在美国,主要作为军火商和石油利益集团代言人的共和党就是反俄和冷战的代名词。无论是从反俄理念出发,还是出于党派斗争尤其是2012年总统和国会选举的需要,共和党都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奥巴马的“重启”政策。在对俄政策上,绝大多数共和党人都认为,保护“价值观的纯洁性”和支持美国在东欧和独联体的盟友比与俄建立伙伴关系对美国重要得多。共和党不仅把奥巴马的“重启”看做是一个错误,而且看做是对美国利益与价值的威胁,可能会破坏美国作为“自由与民主”捍卫者的形象,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sup>①</sup>。他们指责奥巴马政府为了顾忌俄罗斯已经走得太远,对俄太软弱,让步太多<sup>②</sup>。称美国为这些虚幻的“胜利”付出的代价已经非常离奇,奥巴马出卖了格鲁吉亚人民和东欧人民,卖光了俄罗斯人民自己。“重启”是“投降”,是一个“危险的交易”。甚至有人将梅奥协议称为新版的纳粹—苏联条约<sup>③</sup>。在他们看来,“在价值观、利益和对世界认识方面的深刻分歧”和“熊无法满足的胃口”决定了任何与莫斯科和解的尝试都

注定要失败。总体上说,“所需要的不是军备控制的幻想”,而是“恢复军备竞赛”<sup>④</sup>。共和党目前正在对奥巴马施加强大压力,要求其采取一系列将导致与俄关系恶化的步骤,包括缩减其与俄包括军备控制在内的合作计划,奉行总体上对莫斯科更多批评和更加强硬的方针,敦促政府向东欧和独联体盟友提供支持,包括在波兰设立新的空军基地,向格鲁吉亚提供军事装备,彻底冻结与俄国家杜马的建设性对话<sup>⑤</sup>。

目前共和党虽只在美国众议院占多数,但由美国两党近期就调高举债上限的政治博弈的过程和结果来看,共和党左右美国政治的能量极大。“基本上现在的共和党领导层中无一人对俄罗斯持中立更别谈积极的立场。”<sup>⑥</sup>在美国已陷入自身难保的窘迫中时,共和党议员还不忘干涉俄罗斯的事情,最近他们拟订了一份制裁“马格尼茨基案”涉案俄官员的法案。为了阻止国会通过这项法案,美国国务院7月末公布了一份拒绝向其发放入境签证的64名涉案俄官员名单,引起俄方的强烈反弹。可见,共和党对奥巴马具有相当大的牵制力是毫无疑问的,这种现状对奥巴马的“重启”政策极为不利也是毫无疑问的。

目前美俄仍未就导弹防御问题作出最终的政治决定,2012年5月将在芝加哥举行北约峰会和八国集团峰会,为美国大选前解决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反导问题提供了最后的机会。梅德韦杰夫在俄北约索契峰会上已经发出最后通牒:要么北约和俄罗斯在2012年芝加哥峰会上解决这些分歧,要么俄将退出START3条约,开发自己的导弹防御系统并增加在其西部边境的部署,表现出即使放弃“重启”的重大外交政治成就也在所不惜的姿态。但奥巴马显然不可能作出实质性妥协,同意俄对欧洲导弹防御系统的数量、质量和部署范围进行限制的要求。芝加哥峰会能拿出的东西将至多是像维护相互安全的联合声明之类宣言性质的文件,而不会是莫斯科所坚持的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导弹防御合作是美俄战略互信的标志和基础,这个问题不解决,美俄关系很难进一步发展。

① D.Suslov: Michael McFaul and the future of the “reset”, Valdai club, 8/1/2011.

② A.Kortunov: Does missile defense derail the RESET? Russia Today, 7/29/2011.

③ Stephen F. Cohen: Obama’s Russia ‘Reset’: Another Lost Opportunity?

④ R Craig Nation: Results of the “Reset” in US-Russian Relations, July 2010, www.ifri.org

⑤ D.Suslov: Michael McFaul and the future of the “reset”.

⑥ R Craig Nation: Results of the “Reset” in US-Russian Relations.

2011年9月以来,美国反导部署明显提速,已先后说服罗马尼亚、波兰在其领土上部署地基标准-3型拦截导弹,在土耳其部署尖端雷达,在西班牙部署4艘美军装备“宙斯盾”反导系统的驱逐舰。而与俄合作的谈判则持续搁浅,毫无进展。最近美俄国内政局的发展使美俄关系“重启”的前景更加黯淡。奥巴马因其巴以和平政策失去美国大部分犹太选民的支持,2012年能否成功连任还是未知数。普京在2011年9月24日统俄党大会上决定2012年再次竞选总统,而他早已被美国及其盟友贴上反西方的标签。因此,美俄双方对两国关系恶化的预期都大大增加。

当然两国都在极力避免重新陷入军备竞赛和新冷战,并希望将“重启”进程继续下去。2011年10月,美国“国家利益中心”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联合发表汇集美国各主要智库二十多位研究俄罗斯问题的顶级专家以及曾在美国政府内从事对俄事务的前高官不分党派共同撰写的“俄罗斯与美国的国家利益专门小组报告”,报告从俄罗斯对美国国家利益方方面面的重大影响的分析出

发,强烈建议下届美国政府将“重启”政策继续下去。但报告强调了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对美国 and 欧洲盟国安全的重要性<sup>①</sup>。

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也在2011年11月23日就美国在欧洲建立反导系统问题发表的特别电视讲话中,在强硬表示俄将对美国、北约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的同时,也强调俄罗斯仍然准备与美国和北约就导弹防御问题继续对话,俄方有达成必要协议的政治意志,以使俄与美国及北约的关系翻开崭新一页<sup>②</sup>。

尽管如此,从现状和趋势上看,未来双方在欧洲导弹防御问题上的分歧仍将难以弥合,美俄关系重新回到低烈度对抗的轨道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责任编辑 李淑华)

<sup>①</sup> Task Force on Russia and U.S. National Interests Report, October 2011,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Center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p>②</sup> 《俄总统表示将对美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采取反制措施》,新华网,2011年11月24日。

## European Anti-guided-missile Issues and the Prospects of Reboot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ZHANG Wanli

**Abstract:** After American president Obama was in power, he proposed to start up agai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In view of the state of their relations for a period of time, “rebooting” has gained some positive achievements, but they still have unquenchable profound differences in the cooperation of European missile defense, which has made the “rebooting” short of a substantive progress and constituted an obstacle to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ir relations, even possibly imperiled the gained results from the “rebooting”. The root cause of ineffectively rebooting their relationships is their strategic goals contrary to each other. This problem will possibly remain unsolved in future and their relations will also possibly go back to a low-level confrontation state.

**Key words:** reboot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Russia; European missile defense; prospect